

大运河文化系列访谈

当代作家笔下的大运河

主持人：

大运河的灵气，孕育了一方文脉，大运河的风情，可资可取。只要与大运河有了心灵的碰触，多有感于笔下。历史上著名的文学作品有哪些？给当代哪些启示？可汲取哪些营养？

苗笑阳：古代很多文学大家都与大运河有关，如崔颢、张继、李商隐、柳永等。有关沧州与运河的诗也流传下来很多。如主持人提到的“一船明月过沧州”，已成为沧州大运河的文化符号。这句诗展现了文学魅力，是文学对城市的贡献。大运河是文学创作的摇篮之一。古代有关文学作品多以诗词为主，近现代，尤其当代，散文、小说等形式也很多。如生长在通州大运河畔的刘绍棠的长篇小说《运河的桨声》，还有刚刚荣获茅盾文学奖的徐则臣的长篇小说《北上》。我市作家如李子的小说集《运河弯弯》，杨博的大运河系列散文，都以运河为题材，展示、诠释了古沧州古文化、老沧州老文化、新沧州新文化。

前不久，我和淮安市作协主席沟通时，提出与杭州、无锡等运河主要城市沟通，看是否可提炼形成“大运河文学”现象。如果这些节点城市能以文化为纽带通联，会让古老运河焕发出新风采、新魅力，作出更大贡献。

高海涛：淮阴师范学院教授张强说：“因运河而兴起的城市，与唐诗、宋词、元杂剧、宋元话本、明清通俗小说等形成了特殊的关系，甚至影响到它们的生存状态。”如张继《枫桥夜泊》、孙谔《夜过沧州》、马致远《天净沙·秋思》等。

运河文学从唐宋发端，明清时抵达高峰。“四大名著”都与大运河联系在一起。曹雪芹在通州运河畔的张家湾有商铺，张家湾还有葫芦庙遗址。施耐庵是江苏人，在江阴写《水浒传》，逝于淮安，这些地方都是运河边重要节点。水泊梁山是运河水系的一部分，是大运河重要水源地。罗贯中也曾沿大运河南下，往来江浙搜集三国故事并结识了施耐庵。吴承恩家乡是江苏淮安，故居紧靠运河，运河孕育了他。

生产力、生产方式变化带来的物的变化，对文化产生了绝对影响。大运河是，火车、铁路、站台是，飞机与机场是……没有火车与车站，就没有托尔斯泰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；没有飞机，就没有圣·埃克苏佩里的《小王子》；没有轮船，就没有《泰坦尼克号》；没有高速公路，就没有科塔萨尔的《南方高速》……托尔斯泰在农民中度过余生，最后病逝在阿斯塔波瓦火车站。那时的新生事物——铁路和火车站，不仅与他的小说人物生死攸关，而且与他本人的

最后结局也神秘结合在一起。新生事物，会对人类原有的生存状态重新洗牌。建设大运河文化景观带是大运河的重生，更是重新审视中国文化的节点，一个新大运河文学的时代就要来临。

卢竞芳：就诗词而言，仅《沧州大运河文萃》诗歌卷，就收录了1362首，南起吴桥桑园北到青县流河，大运河在沧州境内253公里，诗人们就吟唱了253公里。我们不仅能从中欣赏到艺术，还能获得运河漕运、经济、文化、田园生活、园林风光、硝烟烽火、气候变化等信息，非常珍贵。

史丽娜：关于大运河的书籍，有学术著作，也有历史推理小说和绘本，并且作者也涉及国内外。冯梦龙的《三言两拍》、叶圣陶的《多收了三五斗》、汪曾祺的散文《我的家乡》，还有悬疑推理小说家冶文彪的《清明上河图密码5》更是有看点。里面824位人物都有有名姓地埋伏在舟船车轿、酒肆楼阁中，在小贩的叫卖声中，金、辽、西夏、高丽等国的刺客、间谍——潜入画中，等待复活，等待揭开北宋灭亡的一页。

还有回顾大运河历史的。如，日本安野光雅写过《中国的大运河》，朱偕的《大运河的变迁》，夏坚勇的《大运河传》等。古诗词就更多了。南京大学文学院程章钊教授和赫兆丰博士，从历代诗词总集和别集中选出227位诗人300首诗词，编纂成《大运河古诗词三百首》，用诗词为大运河串起珍珠项链。

大运河是厚重的“百科全书”。它连通五大水系六省二市。“连通”符合当今社会需求，孕育了具有大运河特色又有各自底蕴的文化形态。大运河可以说是文学之河，是“活着的、流动着的人类遗产”、中国文化的大动脉。除了连通，就是“传”“创”。“传”是基础，“创”是为了更好地“传”。

大运河入选世界遗产名录，预示着她从中国走向世界。华丽转身，要求我们把大运河文化的“形”与“神”融入当下文化建设、城市更新和产业发展中，让其可感、可知、可见、可繁衍，让大运河的精神基因持续赋能，催生人们的原创力，让大运河的文化地位、地标形象更稳固、更醒目。

张艳：话剧《运河1935》中，以刘绍棠两部颇具代表性的中篇小说《蒲柳人家》《渔火》为依托，展现的是一幅运河儿女群像，以及他们历经磨难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。而英国人米范威·布莱恩特著的《运河人家》，描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普通中国人的面貌、普通中国家庭的日常生活情形以及当时中国的社会面貌、民间习俗等。

主持人：

当下，市作协及有关单位围绕大运河创作展开了哪些工作？取得了哪些创作成果？

苗笑阳：近两年，市作协联合有关单位，做了很多保护、宣传、传承、发展运河文化的工作，创作了很多作品。如与沧州日报、沧州晚报联合，还利用“沧州作家”公众号，组织了大型采风活动10余次。市作协各委员会组织采风活动，创作出大量文学作品。近一两年，作协组织的大小活动约四五十次，参与作家200余人，作品约有100余篇。作家写运河、走运河、读运河、想运河的过程中，深切感受到大运河对沧州的不可替代性，感受到了她的母性。从内心喊出“大运河，我的母亲”。沧州人离不开运河，更是希望古老的运河，为我市各项事业发展，作出新贡献。作协也在进一步梳理和引导，希望有优秀作品不仅高原林立，还要出现高峰。我们也将邀请国内外著名作家、大家来写沧州、写运河，带动沧州文学，实现质的飞跃。

高海涛：2019年底，沧州日报文学副刊征集大运河文学作品，2020年3月组织大运河散文写作，编发了近20篇作品。2020年9月1日开辟《运河人家》专版，一周一期，4个月与《河海风》轮流出版，隔周一期。现已出版将近40期，发表散文、诗歌、小说等作品200多篇（首）。以版面语言与用稿方向，引导作家去发现大

主持人：

当代围绕大运河创作的文学作品各用什么体裁、各从什么角度切入？是否融入了时代新气象和历史性的运河情思？

苗笑阳：破旧立新是作家群体需要深思的。文学是人学，离不开社会发展的土壤。作家不应仅看到旧，还应发掘新，通过剖析、鞭策、切割、展示旧的陋，来激发、弘扬、歌颂新的美。这是优秀的作家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。

高海涛：从去年5月至今，我写了有关大运河的散文10多篇，3篇被中国作家协会网转载，两篇发表在《散文百家》与《河北日报》上。正像《散文》杂志封面语“表达你的发现”，我发现，魔术杂技不是技术，而是文化，是融合与重组的文化，

运河文化的前世、今生与未来。

一条两千多年的河是有灵魂的。附着大运河的城市、乡村、风俗、名吃、人物、物件都是有生命的。大运河的新生，一定会让这些附着物新生。比如，吕组诗《张牛庄简史》，写大槐树、石碑河、五月惨案，寥寥数笔便勾画出张牛庄人迁入、劳动、抗日的场景。宋平《秋天走过运河》蕴含了无尽的哲思，是内心的河流与运河的交汇。吴相艳《我们的乡亲季振同》写出了大运河畔走出去的英雄的风骨。蔡楠的《点灯人》刻画出了沧州好人的助人方式。肖靖《心动的声音》明着是写董大运、妻子、水草小荷，其实是写大运河里一草一荷的关系，它们关系和谐，大运河就会风景如画。高火花《飞翔的鸭梨》是人间温暖的诗意的模样。作家赋予大运河边人与物的时代精神。

散文要写出精神。有精神的散文是活生生的，不是堆砌词藻，不是理顺史料，更不是去换取廉价眼泪。史丽娜《一河乡愁》与宋灵慧《运河时间》，让我们听到大运河流动的文化，从传统向着未来的脚步声。张春景《沧州落子》发现了“一切艺术的美，根源于‘俗’，就好比根扎于泥土，落子是舞蹈与乡曲糅合的晶体。”张彦广的《在河的右岸忘宅》里，老赵要让孙

是化在艺人骨髓里的活力，写出了《寻常现神奇》；从发现泊头失蜡铸造的空壳，联想到小南门、李四维、盘古神等，写出了《失蜡的空壳》；从发现南川楼是一首激活南川的诗，而当南川楼僵化成村庄名字时，一首叫大运河文化带的新诗开篇了，写出《大运河，南川哲学》；在市区段运河文化带建设工地，发现了《洛神赋》里飞而未翔转换的临界状态，写出了《若将飞而未翔》；发现平原上最有空间感的“几”字弯，写出了《大地展示给天空的图案》。

史丽娜：文学作品题材多种多样，切

办了“运河人家”朗诵会，有近百人参加。纸媒发表时附上二维码，读者微信扫码就能看到朗诵现场。优秀作品配乐朗诵后，在微信平台推送，受到好评。今后努力发现文学新人，推出精品力作。可选出部分优秀作品，出版大运河文学作品集。

史丽娜：大运河的“大”字让作家的思考多了些沉稳。作者都希望重建一个大运河序列，编发这些作品需考量的因素很多。如，抓住地域特色，配合流经图编发；按静态、动态

交通要道，在河上一走就是十天半个月，甚至更长。人们有时间细细观赏并记录、感悟。那时，两岸人吃水、打渔、种地浇园等也离不开运河。那时人们对运河的依赖度很高，生活中必不可少。现在，运河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没那么密切了。突破这一瓶颈，写出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，是要努力解决的问题。

史丽娜：认识程度不同，表达各有侧重，但整体水平都很高，诗歌更灵动些、更具生命力。散文注重灵魂的思考和精神的浸染。小说注重以小见大、以虚写实。南北差异形成了文化差异。沧州作者写南运河较多，烟火气浓了些，也更粗犷些。江浙作品细腻些，更具观

◆总策划：	◆主 讲：	◆主 持：	◆摄 影：
张微贞	苗笑阳	刘 祁	王少华
周红红	市文联副主席、市作协主席	张 凌	宗增顺
	市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、沧州日报副刊编辑	史 娜	
	市作协首席咨询员、古诗词委员会主任	卢 芳	
	市作协散文委员会主任、《沧州作家》编辑	张 艳	
	市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、《沧州作家》编辑		

子画一张大画！一幅百米长的新版《清明上河图》。这都是未来大运河文化的希望。

卢竞芳：近几年作协推出一大批优秀作品和作家。特别是今年7月创刊的《沧州作家》，更为提升城市文学品位注入了新活力。作协古诗委先后开展了“帝师故里行”“单桥诗会”“行走大运河”等活动，组织撰写几百首诗词，陆续在《沧州作家》公众号刊登，涌现出一批体现大运河历史、文化、思想厚度的作品。另外，我们准备近期推出“大运河风物咏”系列专辑。

史丽娜：2019年8月，市作协散文委员会与媒体组织“跟着古诗看运河”活动。十多位沧州作家根据古诗描写的地点和景色对号入座，从吴桥第六屯写到青县李又屯，触摸大运河的古老脉络，共写出散文20多篇。2019年11月，作协与媒体等联合开展“沿着运河看古今”活动，组织50多位作家，从沧州出发，看民俗、览古迹，写出散文40多篇，发表时间跨越一年。2020年7月，作协、《无名文学》编辑部组织20多名作家，再次重走大运河沧州段，写出散文作品20多篇。今年与媒体合办的“中交隧道杯”建党百年散文诗歌征文大赛中，收到作品300多篇（首），作品多数以大运河为背景。其他活动还有很多，省市级报刊杂志，多有沧州作家的名字、大运河的影子。从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时间维度描写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大运河，对大运河的历史作用和文学意义有了全新认识的同时，对测量、建筑、水利的成就也有了进一步了解。

人角度也像万花筒一样，回望历史就是新思想、新气象与历史的对接过程。作为文化遗产，大运河彰显了民族身份、促进了文化认同。对历史的保护、管理和展示，日益成为你我中有我、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。无论历史视角下还是文化遗产的大运河，无论物质存在还是文化符号，其“运河性”的文化来源除了历史记忆还有一种情怀，对乡愁的思念，对历史的感恩。深入解析大运河人文精神，赋予其新含义和价值，是所有作者的责任和使命。

张 艳：我们不只是了解运河，还要了解国内外恢宏的水利工程。比如“活的水利博物馆”都江堰、“地下运河”新疆坎儿井。

写时，不要一味求大，一味求散，那样会支离破碎。写大运河，我觉得要三位一体合起来，是天地人的写作。

写作形式编发；按作品描述历史的先后编发；按作品立意深浅、语言特色等刊发。“预知百年沧桑事，一条大河波浪宽”。大运河要在文字中流淌，首先得在人们心中流淌。坚持纸媒和公众号等多种方式和形式刊发；把作品集中展示，以后整理成册；设置专栏，刊发各种描述运河的作品。把描绘大运河作为一种习惯，让流动的文化走进每个人的心中，成为一种文化性格，让大运河成为文学的原乡、真正的文学故乡。

赏性。南方的创作呈井喷态势，北方作品自成体系的不多。南北融合才是完整的大运河文化体系。

似应引导本地作家寻找地域特色、南北不同，思考读者的兴趣，寻找思想与生活的契合点，时间与空间的结合点。把大运河的“大”与生活的“小”结合起来，以“小”为根，生枝发叶，葳蕤茂盛。

张 艳：作家潘向黎写运河，古运河如一根绿瓜藤，轻轻巧巧地缠上了扬州城的院落和篱笆。这样轻巧的句子，一下子就让大运河动起来。写大运河，当写出大气、灵气、整劲儿，写出生命的活力。

“文化八仙桌”系列访谈

